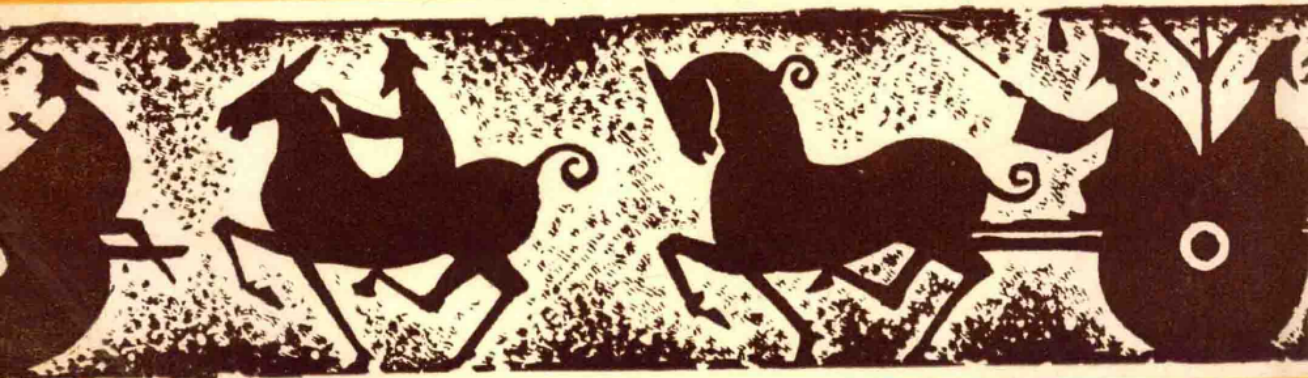


惠安文史資料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惠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惠安文史資料

第一輯

(內部資料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惠安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工作组 編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

編 者 說 明

我县政协响应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九年关于开展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倡议，设立了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开展征集整理和出版本县文史资料的工作，先后征集了一批文史资料，并陆续整理、出版了《惠安文史资料(初稿)》和《惠安华侨史资料》，为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对帮助当代人尤其是青少年了解惠安的去，从而认识今天的幸福生活，也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的资料现存无几，且所有出版的资料，尚属征询稿，印刷质量欠佳。鉴于当前各方面对文史资料的日益需要，经研究决定，将开展文史资料工作以来所征集的现存资料，包括已刊、未刊的，重新整理，适当归类，陆续出版。对已经刊载过的资料，则在篇末注明原刊载日期及出处，个别词句和标点符号作了修改，其余均保持原貌。由于我们水平低，这次重新整理出版的资料，差错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各方面人士和同志予以补充、指正。

惠安是闽南文物荟萃之区，又是我省主要侨乡，台湾同胞亲密血缘地之一，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史资料。文史资料不仅可为当前的实践所借鉴，使当代人受到教育，而且能够惠及后世，影响未来。因此，要忠于史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即：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不溢美，不贬损，不掩过，不杜撰，不因当前的需要而取舍历史资料。为办好《惠安文史资料》，我们希望政协委员、各界人士及热心文史工作的同志，都来为《惠安文史资料》撰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包括戊戌（一八九八年）以来至“文革”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工商、民族、宗教、华侨、政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革命史等方面的资料。希望按历史本来的面目秉笔直书，力求具体。惠稿请寄县政协秘书处。

一九八三年六月

目 录

邱二娘及其抗清斗争·····	陈祖禹等搜集材料 陈书涛整理	(1)
辛亥革命惠安光复前后·····	陈祖禹等搜集材料 陈书涛整理	(8)
“统一党”在山腰的发展经过·····	政协山腰学习小组搜集整理	(12)
惠安中等教育的演变·····	辛宗鑫	(13)
旧惠安商会概况·····	张诚口述、王冰玉等搜集材料 陈书涛整理	(28)
崇武镇商会沿革·····	张仰谦供稿 政协崇武学习小组补充整理	(32)
“惠安县临时参议会”·····	辛宗鑫	(34)
旧惠安的荡乱述概·····	杨 鹤	(37)
辋川械斗惨祸·····	王成龙	(40)
五十三乡的械斗惨祸·····	蔡景崧	(41)
惠东张吴械斗经过·····	许钟奇	(43)
惠北“父母会”和“扁担会”·····	政协山腰学习小组整理	(45)
陈、黄的争虎械斗·····	许钟奇	(46)
惠安崇武峰前村石雕艺术的发展·····	蔡受谦 詹侨采访整理	(47)
惠安集泉茶圃史略·····	许怀恩搜集整理	(52)
东寨首春茶史话·····	许尚志	(56)

十九路军重修洛阳桥.....李牧之（57）

刘玉水先生传略.....张省民（58）

东寨名胜——金钟潭.....许尚志（60）

惠安概述.....潘侨萃 林翹英整理（60）

邱二娘及其抗清斗争

陈祖禹、蔡景崧、潘侨萃、杨昆鹤、曾纪琛、潘镜高等搜集材料

陈书涛整理

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我们惠安有一位杰出的农民义军领袖、抗清女英雄，名叫邱二娘，她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是近百年来反对封建统治的光辉革命史页之一。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恶毒诬蔑、歪曲，使这一轰轰烈烈、足垂千古的革命史实长期被埋没。然而邱二娘的革命斗争事迹和她的英雄形象，在闽南人民之中特别是惠安、晋江、仙游等县民间，至今还广为流传。为发掘邱二娘及其抗清斗争的史实，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门组织了“邱二娘革命史料调查组”，到惠北、惠西一带进行实地调查，以后又作多次补充调查。现在把调查所得的资料和查阅一些看得到的有关记述，把它初步整理出来。

一、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中国社会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帝国主义以香港为经济侵略的中心，以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其商船停泊之所，鸦片和商品象潮水般涌进中国来，白银大量地流到外国去。厦门、泉州一带是鸦片和洋货最充斥的地区之一。据福州将军兼海关敬穆奏稿称：“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其货充斥于厦门，……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浙江之棉布不及畅销，……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壅滞不前。”（见一九五三年三月《历史研究》）在洋货大量倾销之下，地方手工业日趋没落而至破产。同时，在国内，清统治者为了支付每年大宗的战争赔款，加紧对农

民进行搜括，单以农民完纳钱粮一项来说，“较之道光（公元一八二一至一八五〇年）初年，常以两年之粮，完一年之粮；较之乾隆（公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嘉庆（公元一七九六至一八二〇年）以前，更以三年之粮，完一年之粮。”

（缪梓《拟改银币析疏稿》稿中语，见《缪武烈公遗集》卷一）封建地主阶级又乘机放高利贷，兼并土地，使许多中、小农民破了产，沦为地主、富农的佃户。再加上连年灾荒，人民挨饿受冻，迫得农民走投无路。于是抗清运动如火如荼，到处燃烧起来，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我们惠安在明朝时就是一个“出盐又出细白布，通贾犖货之境外几遍天下”的地方（见《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这时候由于洋货倾销的影响，产品滞销，手工业者破了产。另一方面，清统治者长期对惠安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官吏军兵贪赃枉法，鱼肉人民，地主阶级操纵乡里，连年械斗。太平天国起义后，在清政府统治之下的农民除负担比以前苛重得多的钱粮外，又要遭受粮胥（收钱粮的户房）的额外勒索，交不出的便被押进牢狱严刑酷打。地主阶级又借着组织地主武装团练局的名义，向农民勒捐派饷。当时惠安农民受地主阶级的地租和高利贷等的盘剥，也是十分惊人的。据调查惠安在乾隆期间就开始有进行重利剥削的当铺的设立，单惠西山仔边一村，就有新兴、德兴、合兴、晋兴四家当铺。嘉庆间惠北涂坑村有一家用已经收盘的当铺“书铺”的牌号重新开设的当铺，而在峰尾、山腰等处设立的当铺尤多。地主对农民的收租率，一般是收取全部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有的地方还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农民“卖租”一亩，约可向地主借得银子十五至二十五两，以后每年春、冬两季农民要纳租谷五十二斤或地瓜二百五十斤。而且这种“卖租”的银子，向地主借出时，只能作七五折收入，将来还款时，要八五折加一成还本，名为“盖头”。农民在此重重残酷剥削下，不到几年，仅余的一点点土地最后也集中到地主阶级手里去，结果被迫得活不下去，抗清情绪日益高涨，他们纷纷加入天地会及其支派的各种抗清秘密组织。据调查惠安当时虽然没有较大规模的组织反抗，但截途殴打粮胥、衙门差役和劫持粮饷的事件时有所闻。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前后，惠安民间的反清会社更加活跃，这个时期如后坑、峰崎、大吴、张坑一带，已有乌白旗、三点会的活动。咸丰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四月，海澄暴发了小刀会的起义，同月，永春暴发了林俊领

导红线会响应太平天国的起义。就在这个时候，惠安人民在各地农民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开始了邱二娘和林杯、胡熊等领导的惠安农民起义。邱二娘领导起义的前夕，正是惠安人民与清统治者的阶级矛盾达到最尖锐化的时候，这个起义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当她在笔架山半岭高明王宫盟誓起义的时候，所提出的“官逼民反”的口号，深刻地说明了惠安人民对清统治者的痛恨和这次起义的必然性。

二、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

邱二娘是惠北前亭村（即原来的华亭村）人，出生于穷苦的农民家庭。据打银村林来娘口述：“我从小和我的祖祖母陈畔在一起过活，因此常常从祖祖母处听到许多关于邱二娘的故事。因为祖祖母的娘家也在前亭村，邱二娘是她小时候最亲密的邻居姐妹之一，她们经常在一起学刺绣。我曾对我说，邱二娘比她大二岁。我祖祖母九十二岁去世，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二年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调查记录）这样推算起来，邱二娘乃出生于公元一八三三年（清道光十三年）。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邱二娘十七岁。她领导义军攻打惠安城的时候，年二十一岁。

邱二娘的祖籍是晋江市梧洋乡，很久以前她的祖先就迁来惠北居住，世代是穷苦农民。她的父亲名“柳”，懂得一些民间流传的阴阳历法，村里人遇有婚丧喜庆之事，也来请他拣个好日子，因此人家绰号他“柳仙”。哥哥名“猴”。一家过着穷苦的日子。她家是村里“地丁”（钱粮）的老欠户，由于没钱完纳钱粮，她的父亲年年月月遭到粮胥的追逼勒索，百般侮辱，常常被抓去坐牢。因此在她还未成年的时候，就被迫卖给峰尾对门房大厝刊（刘姓的派系）刘家为童养媳。她的丈夫名刘生九。从此她受到婆婆和丈夫的虐待，过着更痛苦更悲惨的生活。她小时候在穷苦的家庭里亲身经历过一家遭受清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后来被迫出卖为童养媳在婆家又受尽许多折磨，重重磨练，也就培养了她强烈的反抗性格，坚强的斗争意志。

她忍不住婆婆和丈夫的虐待，终于冲破了家庭的牢笼，跑到东坪村（与晋北交界）她表哥林杯家里居住。从此她靠着自己的双手，做刺绣工艺，过着独立生

活。到东坪村不久，通过林杯的关系，认识了胡熊等人。林杯当过太平军，这时回闽活动。胡熊是和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的林俊结拜过的。从这时候起，东坪村就成为惠安农民起义的发祥地。邱二娘领导农民起义的主要决定因素，除了是由于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外，还有她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关系。

三、起 义

咸丰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前后，即从邱二娘逃出夫家到东坪村的时候起，邱二娘就和林杯、胡熊等开始革命活动。那时正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第二、三年，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正疯狂地对各地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义军进行残酷的镇压。地主武装——团练局遍布全国城市和农村，配合清兵大批屠杀人民。咸丰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冬，又有御史陈庆镛“奉旨回籍办理本省团练”（见陈庆镛墓志铭）。那时惠安团练局是由惠安的进士庄志谦（曾任过部郎）和举人王忠祯分别担任正副局长的。各乡也由当地的地主阶级负责设局。邱二娘在这凶恶残暴的敌人的镇压下进行革命活动，采取的形式是极其隐蔽的。她利用小时候从谊父王掌（前亭村人）学来的一些医术和从父亲学来的一些民间流传的阴阳历法，来掩护她的革命活动。她所领导的义军，有严密的组织和缜密的计划。当时义军中有一套颇为健全的领导班子，除邱二娘和林杯外，还有胡熊，许埭法石村人，穷苦农民出身；张炉（军师），原为举人王忠祯家的雇工；王文岳（军医），前亭村人（王掌的儿子）；杨信，挑贩出身，经常从惠安挑货到永春；陈秋浦，后坑涵内村人，秀才，出身地主阶级。义军的主要活动地区选择在清统治力量较薄弱而群众基础较好的惠安、晋江、仙游等县的边界地方。

咸丰三年四月的一天，邱二娘领导的义军，在笔架山半岭高明王官杀了一个姓徐的粮胥，祭旗起义，旗上大书“顺天命邱二娘”。并派胡熊与林俊取得联系。从此义军到处袭击清兵和地主武装，发动农民抗捐抗税，惩杀欺压人民的贪官污吏，深得人民的拥护，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一支拥众数千的农民义军，而且拥有大炮等火器。每当义军与清兵战斗时，只要义军在山上放火或鸣锣为号，四乡的农民便自动持械上阵助战，把清兵团团围住，打得清兵失魂落魄。因此，清兵一听到“邱二娘”三字，就先自害怕起来，还未交锋，就争先逃命。

义军曾在官溪、半岭、驿坂等地大破清兵。由于义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英勇善战，屡败清兵，清统治者为了掩盖其腐败无能，便大肆诬蔑，说邱二娘是“妖女”、“妖妇”，“有妖术”，“能用豆兵、纸马”等等。

四、 进攻惠安城和革命的失败

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邱二娘奉林俊之令进攻惠安城（《舌击编》载咸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稟报称：“俊逆令其攻扰惠安。”辛科捷《咏许一娘》诗的序言里说：“咸丰四年，林俊据仙游县，令邱妖女来攻惠安。”清统治者当时被义军当场击毙的许广立于城关南门关帝宫右畔的“义勇祠”碑记记载：“咸丰四年，土贼胡熊纠晋南乌合倡乱，于四月二十四日攻县城，广登城御贼，中贼炮死。”）。这一天，她和胡熊、林杯等人率领义军一千多人，在半岭高明王官集合，誓师时还杀了三个横暴的粮胥，分两路出发（一说在山仔边村誓师）。原想出敌不意，一鼓攻下县城。事前与各乡镇小路义军约定在玳瑁山上放火为号，不料那天天气不好，大雾迷漫，各地看不到火号，因此没有前来助战。另一方面，义军攻城之前，走漏了军事消息，惠安知县王佑庆已在城中勤派捐饷，加强城防，并通知各乡镇团练兵来城协防（《舌击编》载咸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稟报：“该知县督率壮勇，登城抵御，城厢及四乡绅耆各带义勇内外夹攻……”），因此这次邱二娘攻城遂遭到失败。

先是，林俊于同年四月中旬进攻泉州城，他所以命令邱二娘进攻惠安城，是为了互相配合，互相呼应，牵制敌人的兵力。邱二娘进攻惠安城虽然没有成功，但由于义军攻城的力量很强大，战斗很剧烈，且拥有重武器——大炮（“义勇祠”碑记：“广登城御贼，中贼炮死。”），所以，使得清统治者大为震动，惊惶失措，因此林俊进攻泉州城一失利，清统治者遂急调泉州方面的清兵，倾全力赶来惠安增援（《舌击编》卷三咸丰四年五月四日稟报：“总镇大兵于四月二十六日驰赴惠安，其时匪贼已经撤退。”）。这次攻城，给清统治者一个严重的打击。

义军攻城失败后，清统治者对义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除军师张炉在战斗中被俘不屈就义外，清统治者一面到处悬赏缉捕义军，一面进行疯狂的“清乡”。从咸丰四年五月十五日泉州府复庄志谦函中可知，当时“镇军剿办匪乡”是大肆

“烧毁房屋”，“良匪不分，玉石俱焚”的。更恶毒的是清统治者还利用封建氏族间强欺弱、众凌寡的恶势力，胁迫义军投案自首，企图一网打尽。如胡熊是许埭法石村人，该村姓胡的只有三户，其余都是姓程的，清统治者即用株连罪法，限令程姓克日跟追胡熊归案。胡熊始终不为所屈，结果胡熊的妻子及其三岁的幼子被捕送，以推卸责任。于是清统治者把胡熊的妻子层层递解，后来不知所终；她的三岁幼子，据传清统治者把他养至十六岁而杀掉。胡姓的三幢房子也被烧毁，胡熊的一幢房子至今遗址尚存。胡熊的叔父名乌狗，也参加过义军，被迫长期逃亡台湾。义军有名的旗手张通，惠安张坑人，为人刚直果敢，骁勇异常，人家绰号他“庵通”，他和团练局局长庄志谦是同乡，每次战役，他总是手执“顺天命邱二娘”大旗，跑在最前面，失败后被迫不知所终。

但是，义军攻城失败后，仍继续与清统治者进行残酷的斗争。邱二娘领着一部分女义军往来各地联络指挥，不断伺机袭击清兵。为了躲过清兵的注意，她们经常巧妙地变换服饰，有时数人作同样的打扮，有时化装为老态龙钟的老妇。清统治者也因此大加渲染，诬蔑邱二娘“妖术善变”，竟说她有“分身法”。

五、英勇就义

邱二娘进攻惠安城失败以后，先是住在后坑竹宅村陈火炮家里，后来转移到后坑涵内村陈秋浦家里。陈秋浦贪图富贵，向清统治者告密，邱二娘遂被这个叛徒出卖。邱二娘被捕后，即被团练局解送至泉州，受尽清统治者的严刑酷打。她始终没有屈服，结果被判刎刑（即凌迟处死。陈庆镛墓志铭载：“惠安妖女邱氏煽众作乱，公侦获置死。”），于咸丰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六月十四日在泉州南教场英勇就义。这时候，这位杰出的女革命英雄才二十二岁。她就义以后，惠安、晋江、仙游一带群众都塑像供奉她，托称为“仙姑妈”或“游路夫人”，泉州南教场一带居民则托称为“庄脚妈”。她的光辉的斗争事迹和她的英雄形象，至今仍为闽南人民所颂扬。惠安民间至今尚流传一首歌谣：“邱氏二娘有计数，杀官攻城发官库，全望后坑、峰崎来相助，谁知二乡失约（指玳瑁山上火号为大雾所遮而失约）来相误。”对邱二娘起义的失败寄予无限的惋惜和同情。

六、和太平天国的关系

邱二娘领导的惠安农民起义，发生于外来侵略者和国内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严峻时期，这个革命斗争完全合乎当时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次起义，不是局限于一个地方，一个时间内的农民暴动性质，它是一次具有较长时间的酝酿，有严密的组织和缜密的计划的农民起义。从她冲破家庭的牢笼到她开始领导起义这段时间，正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的期间（公元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三年），她所领导的惠安农民起义，自然是受到这一震动全国的革命运动的影响的。她的表哥林杯是当过太平军的，又是回闽活动的。她一开始领导起义，就通过胡熊和林俊取得联系，而林俊是受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封为烈王的。她于咸丰四年四月进攻惠安城是接受林俊的命令的，是和林俊进攻泉州城互相呼应的。邱二娘领导的惠安农民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它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给清统治者以严重的打击。她的革命斗争事迹和英勇斗争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本篇原载于六二年五月《惠安文史资料》第一辑，

原题是《邱二娘的革命史》）

辛亥革命惠安光复前后

陈祖禹、曾纪琛、刘国璟等搜集材料

陈书涛整理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即辛亥年）十月十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起义，接着各省、县纷纷响应，革命浪潮遍及全国。惠安地处滨海，位于福厦交通要冲，在省垣福州光复（十一月九日即农历九月十九日）后的第三天（十一月十一日即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惠安也告光复。

惠安光复以前，传来福州光复的消息，时城内市上安谧如常，商铺照常营业。因为那时一般群众还不知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只直觉到革命跟造反差不多，但既不叫造反而称为革命，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怕，自然不大把这事放在心上。这时城里一些大户商家如积金号、积玉号、集泉号，当铺如万家春、合益、源益、益隆、庆裕、合春等大老板自然是各怀心事，各打各的算盘。至于那些豪绅势贵，如城隍口陈家，北门刘、李等家，他们虽身居城里，而在农村中各有其本族子弟兵为其后盾，遇有风吹草动，几分钟内救应立至，因此这些人对大局虽感到动荡不安，毕竟是处之泰然，何况这些人中，有的已经参加革命了，如城隍口绅士陈伯谋的儿子陈蓉光（蕴斋），早就得了革命军“五县总管”的职衔了，当然他们不会怕什么。这时在这县城里只有一小撮人却是坐立不安，正象在等待死刑的囚犯似的，这些人就是深深地躲藏在县衙署里的县知事曹士元（旗籍）、典史（即管狱官）蒋志显和警察巡官等，他们已经知道革命军光复福州了，眼看惠安这座小城迟早是保不住的，他们也早作逃走的准备了，可是革命浪潮已经遍及全国，丧家之犬，究竟投奔何方，却使他们不得不作深长的考虑。

风声越来越紧急。十一月十日（农历九月二十日）晚，一哨约三十多人，属第三十七标，拥有毛瑟枪的防堵兵，这一夜却突然紧张起来，宣布戒严，但只严守在城隍庙里，好容易挨到黎明前，才化整为零，偷偷地摸出城去，据说是要到泉州集中，但究竟到哪里去是没人知道的。

天一亮，曹知事见情势紧迫，急派人遍请城中绅士在明伦堂开会，名为讨论维持地方治安的办法，实则是借此乞求绅士们的庇护。会上陈伯谋主张先释放监狱里的囚犯，同时向各强乡巨族雇佣一些丁壮入城协助维持治安。城里原分为七铺，即登庸、鳌震、弦歌、乐善、庆泉、琼林、龙津等，协议雇佣丁壮的报酬，每人每天为五角钱，每铺摊负三百元。同时七铺也各抽调居民参加协防巡城。此议一定，县衙署右边的监狱狱门大开，狱犯纷纷涌出。其中有个名叫林长脚的，一跑出鼓楼脚，就大叫“反了，反了，革命入城了……”，连脚上的镣铐也来不及砸掉，叮叮当当，一步一拐，由县口街朝北门外大呼而去。这时全城确有些骚动起来。不过，停了一些时间，看看没有什么动静了，于是一些闲散的和一些胆子较大的人，三五成群，挨到县衙口探望，看革命。后来人越聚越多，索性挨进县衙里去，吓得曹知事浑身直打抖，直淌大汗，逢人便打躬，一揖到地，忙着陪笑面，叫“请坐”。

那些平日闲散的，在县衙里东瞧西顾，有一个，觑个空，把客厅上的白铜水烟袋捎进怀里去，于是你拿我带，便成半公开的抢了。这时首批应募而来的丁壮，也混在一起抢起来，把衙署里的零星细软一扫而空。有个丁壮把手枪放在外间桌上，空着手进入里间抢东西，及转身出来，那杆相依为命的手枪已经不翼而飞了，闹了半晌，只好自认晦气而去。

当天下午，有个名叫黄云山的，山头村人，头上没有辫子，戴着一副眼镜，手里拿着手杖，从南门进来，大家以为革命同志来了，就把他拥进县衙里去。

这时，除了正式募来的一些丁壮已到达外，接着还有后坑竹洋村陈乌抛带了一百多人进城，也就在县衙里大肆搜寻，据说连衙里正厅西畔大房里的青山王墓也被翻掘起来。那曹知县见势不佳，早从衙后跳墙逃走了。他躲进城隍口绅士陈伯谋家里，求其保护。据说那天晚上，陈派人用一只大竹篮从后山仔头把曹缙出城外，送到后坑小岬村陈秀岩家里，后来又由小岬村移至彭厝村彭景家去。

接着又有陈芹村王熬水（据说是王貽乔接来的）、南路陈祖仁以及曾乌等各带丁壮进城，也说是来协助维持治安的。从此接连两三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每晚各支丁壮都各打起一对大灯笼为前导，灯上写着“安民”两个大扁体宋字，绕城巡哨。曾乌的灯上又加标着“龙山”（曾姓灯号）两字。城内秩序倒还安定。

第二天（十一月十二日即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早晨，城外聚拢着几百个手拿扁担、麻袋的人，硬要进城来。陈乌抛早在各城楼上插上一面黄旗，上写“黄汉独立”四字。这时，乌抛登城向城外的人说，要等下午一点钟才能进城。下午，城门果然开了，可是乌抛带领的一百多人，却持枪严守各街道的隘门。那些人群蜂涌进城，见此光景，只得在石狮口的万家春和在观音楼、围头顶的源益、合益、益隆等当铺门前徘徊逡巡，口口声声要向当铺赎出衣物，只是没有人敢动手敲门。这样一连数天不散，后来才由后坑陈回伯出来喊退。据说当时陈乌抛曾向当铺老板索取报酬，各铺曾各付龙银（即清代银质硬币）五百元。民间流传“乌抛叔独保”这句话，说是从这件事而来的。

第三天，县衙门前一堵朝县口街的照墙上，贴着一张尺来长、五寸左右宽的白纸，上写着“旧官仍用”四个字。于是人心稍稍安定下来，而曹士元不久也由彭景家里出来，悄悄到泉州去。

从此，城内各党各派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起来。计有“同盟会”，设在南门庄厝祠内，会长陈乌抛，会员陈细英、张明侯等，后来又由集泉茶庄老板施伯丕负责；“国民协会”，负责人王貽乔；“统一党”，负责人吴荆南、林武昌；“共和党”，负责人辛永年；还有“自由党”等组织。这些党派各各树立集团势力，互相攻击，甚至打官司，动武力，闹成一团，这又是后来的事。

光复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曹士元和一个称为“管带”的姓刘名德标的，率领二百多名兵士，又回到惠安当起民国的知县来。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就连忙带兵到后坑村查办抢劫县衙署的匪案去。据说到后坑时，就把京山村陈荣育开设的进德号当铺抢掠一空，随即把军队开回城来，说要坐镇城隍口陈伯谋家里督办匪案。原来陈伯谋的儿子陈蓉光曾对人说：“光复前抢县衙署者不应有罪，光复后未曾抢居民，更是无罪。”因此激怒这位改冠易服摇身一变的新知县。陈蓉光在

泉州探知这个消息，乘轿赶着回来，直至糊布埕的知县临时公馆见曹。两人较闹一场，几上的茶壶茶杯顿成牺牲品。“君子不吃眼前亏”，陈蓉光当时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脚才跨出公馆，便被兵权在手的曹知县绑架到城隍庙里去，急得陈伯谋打电报向泉州革命军求援去。这个消息又传到后坑村，由是北门外岳山上聚集数百人，断断续续响起枪声来。曹士元被迫，不得不跟后坑封建头子陈秀岩登城向围城的人群声明愿将陈蓉光释放，那些人群才放心散去。据说陈蓉光也承认了三千元罚款，这事遂告了结。过了几天，曹士元把一个原在县衙里当小差名叫黄吉的，说是劫衙罪犯，押赴北门外刑场（即楼脚口，俗称杀头埔）斩首。据传说黄吉曾于光复那天调戏曹的妻小，因而被问成劫衙罪名，作了替死鬼。

不久曹士元被免职，第三天来接任的是陈蓉光。继陈蓉光之后是萧浚（外地人），萧之后是赵巽（本县人），赵之后是薛维昌，薛之后是黄逢年，均是外地人。就在黄逢年任内，陈乌抛因奸情被后坑陈望九送到县里来，黄逢年连夜升堂审问，黎明前即把他押出北门外斩首。

总之，辛亥革命惠安光复前后，县衙署里虽然一场混乱，统治阶级内部也曾发生纠葛，但地方治安秩序还算良好，城里居民没有受到若何影响。

（本篇原载于六二年五月《惠安文史资料》第一辑）

“统一党”在山腰的发展经过

政协山腰学习小组搜集整理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权以后，各党各派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起来，向各地区发展党员，建立基地，树立势力。公元一九一二年，省盐务机关派陈祝堂（外省人）来山腰试办盐务税收，被山腰盐民抵抗，无法征收。陈祝堂向省盐务机关汇报山腰盐民抗捐情况，省拟派兵前来山腰严办。山腰盐民大起恐慌，为此召开各房房长会议，讨论对付办法。适有南埔岭头村林彩在山腰开设店铺，其子林宽元是“统一党”的党员，也是该党的骨干，林彩借此机会向各房长介绍要对付此事须找“统一党”帮忙。山腰即派房长庄清棣到泉州找林宽元，由林宽元介绍与“统一党”接洽，得“统一党”泉州总部许可，即派吴威（仙游人，曾在仙游为匪军，后任国民党省卫署司令）、林武昌（南埔岭头人）等二人到山腰向盐务机关陈祝堂疏通，以白银一千二百元赔偿盐务局的损失，并雇二名假犯到案，从此息事。当时全乡群众都对“统一党”感恩戴德，非常信任。“统一党”也乘机在山腰大量吸收党员，共有数百名，并在山腰后沟大楼顶建立惠北分部，委派庄世庭（又名锦英）为正部长，庄红阿（又名佩英）为副部长。在山腰设立分部时，总部派吴威、林武昌、潘约翰（城内观音楼人）等参加成立大会，嗣后再向峰尾发展，在峰尾设立一个支部，委派刘子贤为支部负责人，支部设在刘子贤大馆内。

（本篇原载于六三年七月《惠安文史资料》第二辑）